

補注蒙求

八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徐子光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心大至及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當刑封衣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末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盡藥傳矣傳語匈奴

曰漢家齋則神其中心齋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劍皆滂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遂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向井拜禱右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明遂引去後復攻恭恭擊走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虜圍之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肅宗用司徒鮑昱議遣軍迎恭歸復奏恭節過蘇武

宜蒙爵賞遂拜騎都尉

汲黯開倉馮煖折券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皇上賢而釋之後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

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

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蠶豆營君田文願寄

食門下君受之左右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

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君聞食之比門下客

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君為之駕

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

為家君問煖有老母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之後君

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為文收責於薛者煖署曰能

煖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

曰視吾家所寡有者煖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

合券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

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陳

所寡有者義耳竊為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
燒其券乃臣所以為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
老攜幼迎君道中君顧謂煖曰先生所為文市義
乃今見之煖許表反史記作驩

齊景駒千何曾食萬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
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為司徒武帝踐阼拜
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壁琴
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整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
豪務在華侈惟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
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
上不併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

毅等數劾奏曾侈怙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為黃門侍郎吳平與
二陸同入洛號三俊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
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
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
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
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憲救之得免元帝時
終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庶孫父
嬰為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
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
無貴賤一與文等曾待客夜去有一人蔽火光客怒

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
劉士以此多歸之文相齊潘王潘王欲去之乃如
魏魏昭王以為相齊襄王立孟嘗君中立為諸侯
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謚孟嘗君

稚珪蛙鳴彥倫鶴怨

南史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為南郡
太守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
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
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曰我
以此當兩部鼓次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
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
此晏有慙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

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為剡令音辭辯麗長於
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
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
時初隱鍾山及出為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作
北山移文其詞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
曉猿驚

廉頗負荊須賈擢髮

史記廉頗為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
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
勞位居我上又素賤人言為之下宣言曰我見
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
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

宜惡言而君畏匿恐懼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
如曰公之視顏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
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驚獨畏廉將
軍哉顧念彊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
也今兩虎共鬪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
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內祖負荆至門謝罪曰
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云此卒相與驩為刎頸
之交 史記范雎字叔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王
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雎
從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怒以
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齊齊怒使舍
人笞擊雎雎佯死即卷以篋置廁中賓客醉更溺
之會齊醉雎告守者得出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
夜見秦謁者王稽稽知雎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
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雎微行敝衣
步見賈賈驚曰范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
賜之雎取大車駟馬為賈御入相府乃先入賈待
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
吾相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
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言與
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
君死生之權賈之髮以贖罪尚未足雎曰汝罪有三
耳然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

孔翊絕書中嘉私謁

晉先賢傳孔翊字元世爲洛陽令置水於庭得求
囑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前漢中屠嘉梁人以
材官躡張從高帝擊楚孝文時稍遷至丞相爲人
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
之禮嘉奏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
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請丞相
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弟往吾今使
人召若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
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
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
通而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真長望月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
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
通之齋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
兒舉籃輿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
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臨去留一萬錢與潛
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
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
之卒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
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 晉書劉惔字真長沛國
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紵爲

以爲養雖篳門陋巷晏如也王道深器之後稍知名
名煖雅善言理簡文作相煖與王濛並爲談客俱
蒙上賓禮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相温
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煖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
温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冒標置如此舊
注云煖夜在簡文座愀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玄
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釋之結音畿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游下邳圯上有一
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
履良欲毆之爲其老廼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
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

期此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
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
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
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
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
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廼太公兵法良異之常習
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死
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爲它人
言皆不省良以爲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
將兵常爲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帝
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廼封爲留
侯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此員爲騎郎

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讎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讎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讎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爲鷲衣裝買產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旣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爲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 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遷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逖愛人下士雖跡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後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汝南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臣竊以爲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滴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

為單于豈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上欲遣長公主
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
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
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壘數挑
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為反間曰秦獨畏
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
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為上將軍括至
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
為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
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
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
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為趙卒反
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
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華陽史鳳臺宋宗雞窠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
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公為作鳳臺
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比日隨鳳皇飛去故秦
人作鳳女祠離宮中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
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
窻間後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
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駸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宗平

帝時為大司空自乞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
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
養極為鮮明而土產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
載不過褰衣不著皂帽餘財土位家君亦布衣蔬食
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趾常餽蕙苴實能輕身省欲以勝
瘴氣南方蕙苴以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
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
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 吳祐傳吳恢為南海太守其子祐年
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為經書祐諫曰大人
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

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
昔馬援以蕙苴興譖王陽以褰衣微名嫌疑之間
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軍初整兄寅為西陽內
史卒其子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
范未還整怒仍自取范車帷為質范詣臺許御史
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友無常主整之撫姪食
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襜帷交質人之無
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 紳冕所共棄臣請免
整新除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
兆長陵人為京兆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時鑄錢多

女姁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間爲會稽蜀郡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病乞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袍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滿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

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與折齒鯤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為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
帝在東宮見之其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
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寮准則鯤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謂過之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蠮螋姜詩躍鯉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
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
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蠮螋炙飴之母食以為美
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
復蘇母目豁然即闢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為小中
正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耕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書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
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
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
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
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
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
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
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
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察孝廉拜郎中
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成璠坐嘯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暉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孔璿但坐嘯凡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注汝南汝南二十餘年諸所莫行皆天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字也舊本宗誤作宋伯成辭耕嚴陵王鈞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而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卧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改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不可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誰周獨笑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相負
販常挾持經書投隙習且讀明帝時言三大司農初
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
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
遍而義自見從學者去苦渴無言遇言當以三餘
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篤學家貧未嘗
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
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
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
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
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
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
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
爲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阼除散騎
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王凌呼廟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
謀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
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
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
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
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天者三日天

乎吾無罪比第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魏志王
凌字彥雲太原祁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
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詠川王立楚王彪嘉平三
年凌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
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汎舟到甘城凌計無所出
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非公當折簡石
凌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
以凌歸于京都道經賈逵廟凌呼曰賈梁道王凌
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頃仰鶴而死六月
宣王疾夢凌達為祟遂薨

二疏散金陸賈公橐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

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
天之道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
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
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起
賣金以共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此金聖王所以惠
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
日族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
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

印為南越王賈至則佗黽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
佗蹶然起謝賈留由佗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入說
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時田地善往家焉
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
為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
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
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數事平
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
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
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彌衡一鶚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及叔字季和舉賢
良方正對策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有
子八人儉緝靖壽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
龍爽幼好學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
之曰可為人師爽耽思經言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
卓輔政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
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自被命及登台司
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刃心豈暴必危社稷
辟舉才略之士將共圖之會病薨後漢彌衡字
正平原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
游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至於刺字漫滅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
陳長文可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邪又
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惜面弔喪稚
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孔融揚脩常稱曰大兒孔
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融亦深愛其
才衡始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有云
鷲鳥累百不如一鶚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
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
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新序曰齊崔杼殺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
之比去餐則失七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

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
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太尉
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吏與王莽劉歆並哀
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
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從官莽
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其眾雄復
不侯以耆老久次轉大夫恬於執利如是及莽誅
甄豐父子殺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許
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
自免迺從閣自投下幾死迺棻嘗從雄學奇字莽
以雄素不與事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

冥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學而侯苞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為劉歆謂曰今學者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苞為起墳

魏舒堂堂周舍鄂鄂

晉書魏舒字陽元彭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寧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脩常人之節不為皎勵之行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對策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

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

襆被而出轉

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輟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椽舒命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

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梟簡子曰大夫無梟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

無鹽如漆姑射若水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
為人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
項少髮折腰出膏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衛
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
宣王方置酒漸臺左右聞之掩口大笑王召見之
無鹽為陳四殆王於是立折漸臺罷女樂退諂諛
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
國大安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
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授火王思怒蠅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閣以餅水沃廷邾子望
見之怒閻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
于牀廢於鍾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莊公即邾子謚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
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
封列侯魏畧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
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

筆擲地蹋壞之

符朗兒白易牙溜澠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氏人堅從兄子拜青
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
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臧酢及肉皆別所由會
稽王為設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

若此答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
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謂曰此雞栖常半露檢
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
無差時人咸以為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
合易牙齊桓公嬖臣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灌嬰取繒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從沛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
簫給喪事材官引強高祖起沛以中涓從攻戰以
功封絳侯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
語其推魯少文如此舊本薄作畚非 前漢灌嬰
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
以御史大夫將車騎別追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
人共斬籍以功賜爵穎陰侯文帝時為丞相

馬良白眉阮籍白眼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眉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
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
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
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梁帥皆受印號咸
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為散騎
常侍轉從事中郎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
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籍不拘禮教能為青白眼
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
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

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籍時率意
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闕張良燒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壯坐法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
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與其
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衆
數千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
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
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
咸陽布為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歸漢
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
地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漢王就國張良
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脩
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意廼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陶侃酒限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鑊底焦飯
遺在役常帶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
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
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
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
陽人徙尋陽早孤貧為縣吏孝廉范逵常過侃時
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
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荆江

等諸軍事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嘗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浩等勸更少進侃曰羊小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楚昭萍實束皙竹簡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吾是以應之

晉書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

之後廣曾孫避難徙居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爲皙

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爲佐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佐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蝌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

得失自衡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
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用十五學擊劍十
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
之具鈺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
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目勇
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
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
待詔公車後帝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誼
喟而已 世說魏文帝常令東阿王七步作詩不
行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
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有慙色東阿即陳
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廉范五縛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
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中者頗為官吏所擾寵除
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
有五文老叟扈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
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
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後官至太尉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約
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
整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

稱其長者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肅宗
時遷蜀郡太守屬以淳厚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
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
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歌
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
袴在蜀數年免歸

汜毓字孤都鑿吐哺

晉書汜毓字惟春濟北盧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
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
常主少獲高操安貧有志業武帝累召不就 晉
書都鑿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少孤貧博覽經籍躬
耕畝畝吟詩不倦以儒雅著名成帝時為太尉初

本

廿五

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
飯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
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
後並得存同過江邁至護軍翼刺縣令鑿薨翼追
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荀弟轉酷嚴母掃墓

晉書荀晞字道將河內山陽人為兗州刺史晞練
於官事文簿盈積決斷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
之奉養甚厚其子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
貸人將無後悔固欲之晞乃以為護督後犯法晞
仗節斬之從母扣頭請赦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

涕曰殺汝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仗法如此後領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號曰屠伯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前漢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遷河南太守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謂當死者一朝出之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到洛陽見報囚大驚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至謁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人欲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歲餘延年坐棄市東海賢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

洪喬投水陳泰挂壁

晉書殷美字洪喬陳郡長平人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魏志陳泰字玄伯司空羣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吏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

婢妾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

王述忿捐荀粲惑溺

晉書王述字懷祖東海太字承之子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累遷尚書令屢居州郡清潔絕倫上賜皆散之親故嘗性急為累常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地以殺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掇內口中以齧破即吐之即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不能應唯面壁而已居半日矣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荀奉倩本傳曰粲嘗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

求

廿七

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幃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粲粲不明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未可易遇痛悼不已歲餘亦亡世說曰荀奉倩與婦至厚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自熨之婦止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見惑溺篇

宋女愈謹敬姜猶績

古列女傳宋鮑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蘓去仕衛三年而妻外妻女宗因往來者請問其夫不報畧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妣曰可以去矣女宗曰

婦人固以一巵不改夫死不嫁為分者也吾妣不
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用
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
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 古列女傳魯季
敬姜莒女也號戴己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
之母博達知禮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方績文伯
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乃逢季孫之怒其以歎為
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昔聖王處民男女効績否則有辭古之
制也又出魯論

鮑照篇翰陳琳書檄

南史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謁宋臨川
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
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沉
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蘊智能碌碌與
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尋
擢為國侍郎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
人莫能及照悟其旨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
盡實不然也常賦擬古詩云十五諷詩書篇翰靡
不通文選照作昭 魏志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瑜
字元瑜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
祖太祖愛其才並以琳瑤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
室軍國書檄多琳瑤所作典畧曰琳作諸書及檄
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作卧讀琳所

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厚賜常使瑀作書與
韓遂時從太祖出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
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有元
瑜孔璋章表殊建微為難當元瑜書記翩翩致足
樂也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李于言自史子萬古之事史向千卷沉搜神列異
浩浩襍書著長河之水流而不息猶難甄拔之矣
芟繁接筆爾曹勉旃

人以有限之力當讀無限之書徒欲強記洽聞終
恐唇腐齒落所以芟繁襍擗摭精華異爾曹當勉
操尋誠有益也

宋

七

補注蒙求卷第八終



啓秀童子此為最古宗槩精緻可愛恐世
間無兩本也 戊辰孟冬喬松年借讀並識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補注蒙求/[唐]李翰撰;[宋]徐子光補注.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34-7

I. 補… II. ①李…②徐… III. 漢語—古代—啓蒙讀物 IV. H194.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7147號

ISBN 7-5013-2634-7



9 787501 326341 >

書名 補注蒙求(全八冊)
著者 [唐]李翰撰 [宋]徐子光補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五·七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34-7 / K·968
定價 一六六〇圓

中國水質學會 2001 年學術年會論文輯



ISBN 7-201-05013-5

定價 12.00元

零售 1.00元

郵費 0.50元

地址 北京 100000

http://www.cma.gov.cn

E-mail: bsh@gov.cn

電話 (010) 66121913 130 (010) 66121914

地址 (100000) 北京 100000

郵政 800000 (100000)

